

征途紀實

陳允豪著



上海
通聯書行
發行

22

實 紀 途 征

著者 蘇 素 九 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版出合聯 聲吼·新 百·昌元 海上
章 錦·化文新·才育

行發店書聯通

實 紀 途 征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

著 者 陳 允 豪

印 刷 者 錦 章 書 局

上海太倉路一五號

發 行 者 通 聯 書 店

上海山東路128弄11號

元 晶 · 百 新 · 吼 聲
育 才 · 新 文 化 · 錦 章
聯 合 出 版

辦事處：上海河南中路179號

印 請 勿 翻 印 所 有 權 版

書號 004

印數 0001—3000冊

寫在前面

這本小冊子，是記述我一九四零年冬天到一九四四年夏天這段時期的生活片斷。

當時，我才從上海到蘇北參加革命，工作的地區在鹽阜區（鹽城、阜寧一帶）；是共產黨領導的華中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當時鹽阜區軍民在日寇、偽軍、國民黨反動軍隊三重的夾攻中，堅持鬥爭；這種鬥爭是尖銳而複雜，艱難而困苦的！但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新四軍指戰員和鹽阜區人民終于衝破了重重困難，取得了勝利。

我所接觸的，僅是鹽阜地區軍民艱苦鬥爭的一小角，並且寫得也不全面；但就在這小小一角中也可以看到不少事情，有些事情確是感人至深而令人難以忘懷的。今天把它寫出來，雖然是一點一滴，但對沒有經歷過這類生活和鬥爭的讀者，多少還有些益處。對自己來說，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回憶。因此終于把它絡絡續續地寫出來發表了。

陳允豪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

目錄

- | | | | | | |
|----|---------|----|-----------|----|-----------|
| 一 | 踏上了征途 | 一七 | 人牛太平 | 三三 | 一件棉襖 |
| 二 | 走路也要學習 | 一八 | 消滅疥瘡 | 三四 | 角巷民兵 |
| 三 | 習慣成自然 | 一九 | 油印報 | 三五 | 牆頭詩 |
| 四 | 想得非常簡單 | 二〇 | 「拖打」和「寄墨」 | 三六 | 抗幣 |
| 五 | 母女之間 | 二一 | 「隨漲不落」 | 三七 | 農村劇團 |
| 六 | 十六架敵機 | 二二 | 「黑白通」 | 三八 | 二十四條毒蛇 |
| 七 | 小坂粟陳 | 二三 | 文化教員 | 三九 | 死馬當作活馬醫 |
| 八 | 郊外課堂 | 二四 | 種青菜與做詩 | 四〇 | 「頭提在手裏走路」 |
| 九 | 生活檢討會 | 二五 | 五萬冊冬學課本 | 四一 | 「十七八、殺隻鴨」 |
| 一〇 | 撤離鹽城 | 二六 | 茫無頭緒 | 四二 | 民兵的成長 |
| 一一 | 偵察班 | 二七 | 鬥智 | 四三 | 仇人相見 |
| 一二 | 暴風雨夜行軍 | 二八 | 抗日溝 | 四四 | 在醫院中 |
| 一三 | 烏龜肉與送來魚 | 二九 | 夜深人靜 | 四五 | 打掉敵人的「關卡」 |
| 一四 | 突圍 | 三〇 | 千鈞一髮 | 四六 | 車橋之戰 |
| 一五 | 爭取時間學習 | 三一 | 清明時節 | 四七 | 農民與詩 |
| 一六 | 「天地君親師」 | 三二 | 劉老莊之戰 | | |

一 踏上了征途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踏上了從上海到蘇北的征途，一行共計十八人，分成三個組，有的簡單地化了一下裝，變得「老相」「土氣」一點。在外灘上了船，一夜就到了泰興縣屬的新港口，新港是個很小的集鎮，只有三四十戶人家，但駐着日寇和偽警察。日寇住在鎮東的一個圩子裏，怕新四軍打，縮在圩裏不敢出來。担任檢查旅客的是偽警察，這裏的偽警察被新四軍打過好幾次，很害怕，都稱新四軍爲「四太爺」。我們這些「洋學生」，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是參加新四軍去的，但偽警察也不敢仔細盤問，我們終於順利地上了岸，在小麵館裏吃了陽春麵，一個茶房走過來問：「黃橋去，要雇車嗎？」黃橋去，他已經估量到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裏了。

我的一組是四個人，雇了兩輛獨輪六合車，車伕也是「心裏有數」；從新港到黃橋有兩條路，大路是走季家市，小路是走黃家市，季家市駐有日寇，車伕帶我們走黃家市。到黃家市就看到新四軍的佈告，就是說已經到了祖國的自由天地了。

這真是新奇之極，一隊「洋學生」通過敵人封鎖線，竟這樣簡單而順利。再一想就知道領導上爲什麼指定我們在這一港口登陸，我們的順利通過，是經過新四軍同志多少次的戰鬥得來的。

我們那個車伕告訴我們，新港這些偽警察，有很多人都被新四軍捉去過又放出來的。

有一次有位便衣同志從上海買了很多西藥，在港口被兩個偽警察查到了，以爲是商人，想敲竹槓，那位同志豎起四個指頭，偽警察就再也不敢留難，乖乖的讓他走了。

二 走路也要學習

到了黃橋鎮，在抗大招生處住了一宿，明天早上就繼續向右溪鎮走，這一段路約五十里，是步行的，行李放在獨輪車上，一起走的有十一個人，都是考抗大的，招生處還派了一位通訊員同志送我們。

開始走，大家很有精神，還幫車伕拉車子，一路上唱着歌。走了二十里左右，半路上吃了些燒餅，再走情形就變了，脚步也快慢不一起來，跑在最前面的總是那位通訊員同志，他身上還揹着步槍，背包，我們是空手，但總是在前面等我們，爲了趕上他，我們幾個自認爲『身強力壯』的，就跑步趕上去，但跑了一段就更喘不過氣來，一下又掉隊了。這位通訊員同志看着我們的狼狽樣子，就說：『跑步不行的，走長路要步子大，保持經常的速度，才不吃力。』的確他沒有跑步，總是邁着大步，穩穩的走着。

走到古溪，已經疲勞不堪了，招待所裏有的是舖着草的地舖，有的同志就拉開行李，橫下來睡了，東西也不想吃，只捱心明天怎麼走。

那位通訊員同志叫我們起來，要我們洗脚，他又講了一番道理，說：『用熱水燙一下脚，就容易恢復疲勞，明天走路就不吃力。』我們聽了他的話，都洗了脚。有兩位女同志

在上海時一天沒有步行過十里路，這一程路走得腳上起了泡。那位通訊員同志又告訴我們，開頭跑路，總是要起泡的，不要弄破它，明天熬點痛再走，走得它自己會破的，以後等到泡子乾了，腳底就變成一塊厚皮，那時就不怕走路了，再不會起泡了。

洗過腳，的確輕鬆一些。再走一天，我腳上也起了泡，以後真這麼幾個階段，再也不起泡了。走路，也有這些學問，在上海時那裏會得想到。

三 習慣成自然

在抗大開學的初期，上海來的同學對吃飯問題頂傷腦筋，當時新四軍才到蘇北不久，蘇北人民被敵偽頑固派攪窮了，新四軍是人民的隊伍，和人民同甘共苦，因此，學校裏吃的大部份是雜糧、菜豆、玉米、山芋乾、大麥等，米是很少的。上海人夏天吃菜豆湯，有糖有桂花，當然是不錯的。但這裏菜豆是煮成圓滾滾硬硬礮礮的乾飯，配合的是鹽多油少的老韭菜或辣椒，這味道就不能和桂花白糖菜豆湯比。頂好的就算是『三大飯』了，大米、大麥、大蘿粟（玉米）合煮的，但三種糧食個性不同，煮在一鍋裏，不免軟的軟硬的硬。開頭聽到開飯哨子響，不免皺起眉頭，肚子餓也只得細細嚼上半小碗，勉強嚥下去。到晚上就上街買一些大餅，麵條吃。有幾位上海同學，上海來時帶了一些錢，就上小館子吃一頓紅燒肉。但時間一長，口袋裏的錢也完了，肚子也有點習慣了，再聽到開飯哨子聲音，也鼻子裏香噴噴的，就是『三大飯』也能吃上兩碗。

除了吃飯以外，就是早上起得很早，開始不習慣，這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總校在延安）生活是軍事化的，天沒有亮就起身，打背包，揹了槍上操場跑步，學軍事動作。天又冷，手摸在槍上真不舒服，我們是政治隊，但一樣要學軍事動作，晚上同樣站崗放哨；開始有些同學想不通，但大家這樣，也就沒有什麼話講，但還是不曉得學軍事的好處。直到一九四一年秋天，敵人對蘇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新四軍及廣大人民對敵人展開激烈反掃蕩鬥爭的時候，我們才感覺到在抗大學的三下兩下軍事動作，和習慣了的軍事生活，的確大有用處。

四 想得非常簡單

我們那個隊，同學中對政治課的興趣比軍事課濃，主要的政治課有三種：中國革命問題、青年的修養和出路、民運工作。

有些同學開始學習時有好高騖遠的思想，要學哲學，上級就加了哲學課，一星期一次。但過了一個時期，學習的興趣都轉到更迫切需要的政治課程，哲學課也就停止了。

在青年修養問題學習中，結合了自己的思想檢討，經過學習小組，初步的檢查以後，自己也認識了一些缺點，自高自大的氣勢也初步受了打擊。但認識還是非常膚淺的，認為只要化一二年功夫，就可以鍛鍊成一個頂刮刮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可以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一掃而空。這種認識現在檢查起來多麼可笑，多麼幼稚，把一個人的改造看得這樣簡

單。

對民運工作一門功課，覺得非常新鮮，興趣很多，對這功課的學習是始終認真的，學習以後也覺得很有用處。但認識也是膚淺的，事實上只學到了一點原理條文，就自滿起來，認為一旦下鄉工作，就可以此法實解決一切問題了。但後來到鄉裏真正動手的時候，就認識了現實比自己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困難得多，必須從頭學起，而且要不斷的學。

總之，在初參加革命的時候，因為自己認識的浮淺，政治水平低，把許多問題都看得非常簡單輕易，實際上是肚子裏空空洞洞，但滿以為自己很不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對聯真是很好的寫照。

五 母女之間

抗大裏女同學有一二百人，分成兩個隊，大部份是上海來的中學、大學生。也有蘇北的女學生。女生隊一樣要學軍事，早上出操，晚上站崗。

女生隊中有一對母女同學，在學習中母女還比賽誰進步快。但也有幾個腦筋舊一點的母親，從上海路遠迢迢的到鹽城來，想拖女兒的腿。

有個女同學，家庭是商人。那位老闆娘也找到了鹽城，校部招待所同志招待她很好，給她吃大米飯，炒一盆肉絲，但她不吃，要拖女兒一起上館子。晚上不肯住招待所，要和女兒離一起，校方都同意了。她就每夜嘮嘮叨叨的說：「你是千金小姐，吃這種苦做啥？」

在家裏窗上有一條縫，還要用紙糊住了，這裏窗上玻璃都碎了，風這樣大，吃的又像什麼東西，在家飯裏有粒穀也要剝掉，這種苦你是吃不消的。」

當然，這母親也不是什麼反動分子，但她是盡了一切努力要把女兒拖回去，她對女兒的行動和思想是不可理解的，她化了一個星期的日日夜夜，但終於失敗了，女兒是堅決不回去。最後這位母親也就知難而退，回上海了。但臨走時給了她女兒一個金戒指，叫她「回家時」做路費，母親走了以後，這女同學就把金戒指交出來救濟了災民。

這事情到今天已經十年了，這位女同學已經成爲堅強的革命幹部，在上海解放後回家過一次。她母親現在也進步起來了，常對人說：「解放軍吃的苦說也說不盡，我這姑娘真有志氣。」

六 十六架敵機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剛吃過中飯，隊部忽然吹起緊急集合軍號來，各人祇帶了武器，背包都不帶。很快就站好隊，隊長講了簡單幾句話：「校部來命令，隊伍立刻到城外去，敵人飛機已經到東台了，不要半個鐘點就會到鹽城。」

學校就在東北城牆腳下，城牆早已拆除了，不用十分鐘，全校二千餘人全部到了城外。城外也沒有防空洞，只有舊的戰壕，各隊都按照校部指定的地點，分散地隱蔽在戰壕及墳場下面。

空氣是夠緊張的，尤其是我們上海來的新同志，都沒有經歷過這情景，祇在抗大軍事課上知道一點防空常識：不要亂跑，臥在隱蔽地方，武器也要隱蔽起來，火與人之間距離要大，可以減少傷亡。就憑這一點常識，照樣做了。也有的人過份的緊張起來，聽到旁人說話不叫講，好像飛機上會聽到似的。有的同學把眼鏡也除了，鋼筆也藏了起來，怕飛機上看到光亮。

緊張了一陣，飛機還是沒有來，正想鬆一口氣的時候，祇聽得天空中轟鳴起來，抬頭一望，南天上一羣敵機，隆隆地向鹽城飛來。前面一架領隊，後面三架一排共有五排，十六架三個頭的轟炸機，到了鹽城上空打了一個轉，就一架一架的竄下來轟炸，轟炸的重心很清楚的是抗日軍政大學，炸彈一排一排的掉下來，地上冒起一陣陣的濃烟，其中有三架敵機繞到了我們頭上，突然飛機上的機槍子彈向我們隱蔽地一帶猛掃，太陽光裏可以看出飛機上兩條閃亮的火舌。

胆子大一點的同學，還在戰壕裏躺着觀望敵機，也有在壕裏坐着看的。可是胆子小的同學都把頭伏在壕底裏，望也不敢望。等到一陣機槍掃過，排長還到我們旁邊來看一看，有沒有人中彈。

轟炸掃射繼續了半個鐘頭，敵機滿意地向南回去了，我們隊伍也就集合起來回到學校裏。說也奇怪，其中十二架飛機都是對付我們學校的，但我們全校二千餘人，一個都沒有炸到射到。另外四架敵機在西門登瀛橋炸民船，死傷十餘個老百姓。轟炸一結束，校部首

長就去慰問受害的羣衆。

學校裏房子炸倒了幾幢，我們隊上有三個班的宿舍都中了彈，我住的那間也吃到了，背包打得緊緊的，飛到了鄰屋房頂上，一隻洋磁碗壓得像個鐵餅，膠皮鞋炸飛了一隻，還有一隻也破了一大塊。

背包都炸燬了的同學也有幾人，馬上就得到了其他同志的幫助，給了他一些毯子等物，晚上睡覺還是不成問題。燬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的，也很快就有人送給他，有個同學，送了我一個搪破的有柄盆子，代替洋磁碗吃飯。

經過這一次轟炸，同志間的友愛團結更加深了一層。我們就利用這時機，組織了宣傳隊，向老百姓宣傳抗日道理，對受難家屬進行了物質與精神的慰問。軍民關係也更密切了。抗日情緒更堅決了。這一個結果，敵人是不會估計到的。

同時這一次的轟炸，更教育了我們，清楚的認識到敵人是時時刻刻在準備襲擊我們的，對有些太平麻木思想的同學，也是一個實際的教育。

七 小板凳隊

抗大同學千餘人，一共編成十三個隊，女生隊兩個，其他十一個男生隊。一、二、三隊都是部隊裏調來的連排幹部，其他都是新同志。打仗有經驗的就是一、二、三隊，有時爲了應付緊張情況，抗大的學生兵也參加打仗。因爲保守機密，作戰時番號是另定的，不

說是抗大的。但抗大同學有個特點，每人背包上紮一個小板凳，爲了便於隨時隨地可坐下來學習，聽報告。因此上老百姓叫我們「小板凳隊」，三隊在秦南倉打了個勝仗，一隊在上岡打了個勝仗，打死了日本鬼子二十餘人，「小板凳隊」的威名就傳開了。

這兩次仗，是在敵機轟炸以後，敵人知道大批的炸彈，沒有把這革命的學府炸散，就趁新四軍主力在外線作戰的時候，派了兩支輕裝部隊來襲擊我們。

一路是從興化城出發的，進攻鹽城西面的要地秦南倉鎮，一路是從海邊上的合德鎮出發的，進攻鹽城、阜甯交界處的上岡鎮。

我們那個新生隊，配合老大哥一隊保衛上岡。一隊早上先出發，我們在下午出發的。鹽城到上岡有四十五里，我們冒着路上揚起的沙土，急行軍走着，揹了背包、步槍、手榴彈，一個鐘點走十四里路，到中途市鎮新興場的時候，已經可以聽到清脆的重機槍聲音。再走一程反而靜寂下來，前綫上走回來通訊員，去向校部報告作戰情況的，我們也問了一下情況，敵人是打退了，但有可能捲土重來；這時候心理上鬆弛起來，脚步也沒有以前快了，一個鐘頭只走十一二里，到達上岡鎮的時候，天已落黑，在一個祠堂裏休息，等隊長來傳達命令。

半夜裏隊長開會回來了，隊伍立刻集合站隊，命令很簡單，要我們這個隊，組織一個勇敢隊，要二十個人，到上岡與羅公祠之間的某地去打伏擊，配合正面一隊同志的作戰，勇敢隊員要自動報名，上級批准決定。

我當時對這上級的號召，是存在着兩種心情的，一是很好的鍛鍊機會，二是自己身體正有點病，怕跟不上隊伍，影響其他同志作戰，因為從鹽城一路上來，半途上就掉了隊，落在頂後面，背包還是其他同志幫我拿的。同時沒有作過戰，對戰場還是有點摸不透底，有點害怕。因此上我沒有很快站出來報名。

第一個站出來的是第一班班長，他是淮海區調來學習的，有些作戰經驗。他叫王智謀，畢業後在射陽縣工作，後來當區長，在一九四四年一次戰鬥中英勇犧牲了，他犧牲地點的那個鄉，羣衆爲了紀念他，鄉名改了智謀鄉。這是後話，當時他站出來以後，很快就七位同志站了出來，也有上海來的戴眼鏡的大學生，我這時就耐不住了，個人的一切顧慮都拋得乾乾淨淨，也精神抖擻的站了出去，好像什麼病也沒有了。

自動參加勇敢隊約有三十幾個人，隊長和指導員研究了一下，要不了這麼多，因為可能還有其他任務，只選了二十一個人，我因爲堅決要去，沒有被剔掉。

部隊由指導員及一個排長率領，我們出發了。渡過了三條河，走了十來里路，就到了上級指定的伏擊地點。

在亂墳堆裏，我們抱槍而臥，春天的深夜天氣很冷，肚子又餓，但大家沒有什麼畏縮，都興奮的準備打一次「處女戰」。

天色微明，春風陣陣，上岡方面已經打起來了，機槍、步槍、擲彈筒、手榴彈的聲音，交織成春晨的交響曲。

可是我們面前河對岸的公路上，小狗也沒有一隻經過。我們開始抱怨起來，留在上岡不是可以打到仗嗎？指導員叫我們不要慌，說敵人退却時可能會走這裏。

到中飯時候，上岡的槍聲也停了，但敵人始終沒有在我們陣地前過。

大隊部派人來聯系了，叫我們立即歸隊。並告訴我們，進攻上岡的敵人退了，打死了十多個，死屍還是擡回去的。我們一隊同學犧牲了四個，二隊隊長陳賢義同志也英勇犧牲了。

我們帶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上岡，又很快的趕回鹽城。整整二十四小時只吃了一頓飯，跑了一百多里路，沒有睡一分鐘。

戰鬥結束以後，敵人少數兵力不敢輕於進犯，正在準備「大掃蕩」，我們學校開了一次慶祝上岡、秦南倉的勝利，及追悼陳隊長等烈士的大會。並動員準備對付敵人的「掃蕩」。

在這敵人大規模「掃蕩」的前夜，我們還是抓緊這空隙時間進行學習，在一九四一年五月，第一期的同學都畢業了，都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有的到部隊去，有的到地方上去做羣衆工作。

我們隊上留下了十多個同學，分配在學校裏做第二期的訓練工作。我也留在校內分配在一個鹽阜區同學爲多數的新生隊上做教育幹部工作。第二期的學習更爲艱苦，在緊張激烈的反掃蕩鬥爭中進行的。

八 郊外課堂

自從敵機轟炸以後，早晨就到郊外去，課堂就在農民的打麥場上，黑板是值日生隨身帶的、背包、槍、手榴彈都帶着，當然小板凳也跟隨背包。

上課以前，隊長和排長先在四週看好地形，敵機來襲擊時，各班就按照指定地點隱蔽。上課時候，黑板掛在農家的牆上，教員面對學員，一邊講一邊寫。學員一班班排齊了坐下，小板凳加上背包，也很舒服。手榴彈、子彈帶掛在胸前，步槍靠着右肩。學員一邊聽課，一邊還做筆記，膝頭就當書桌，這種課堂，在抗日戰爭期間，到處都一樣的。

吃飯問題，大部份是學校各隊炊事房燒好了送來的，當然飯、菜都冷了，但在這種情形下，祇要吃飽肚子，冷的熱的，鹹的淡的已經不成什麼問題。譬如有些上海來的同學，在家時候，葱、韭、蒜都一葉不進口的，但幾個月的鍛鍊，大盆的老韭菜也搶着吃了。

有時候離城遠了，送飯不方便，就由炊事房同志帶了糧食菜蔬與我們一起下鄉，但鹽城東鄉的大莊子很少，我們既然是爲了防空，在大莊子上也不合適，因此，在三兩家的小舍上，鍋子又小，要煮一百餘人吃的飯，就非分五六次煮不行，等到末一鍋煮好，頭上煮的飯早已冰冷而硬了。爲了大家公平起見，就把各次煮的飯一起拌和，以免有的吃熱飯有的吃冷飯。